



斑竹记

王祥夫

竹子虽好，但山西是个没竹子的省份，而陕西有，西安有一处地名就叫作“竹笆市”，那地方专门卖竹子，满坑满谷都是用竹子做的用具，从小板凳到大床。说到竹子，北京也有，但不多，都是细细的那种，广东音乐里边有一个曲子叫“紫竹调”，欢愉而好听，这支曲子是欢愉，而不是欢快，听起来云淡风轻。说到紫竹，传说中的观音大士和她的白鹦哥就住在紫竹林里，紫竹好，绿叶而紫干。

竹子在民间庸常的日子里与人们的吃喝拉撒分不开，过去打酱油打醋打油的提把就都用竹子做，经使耐用，好像总也使不坏，竹筷子竹饭铲更不用说，还有竹躺椅竹床竹凳等等，大者还

有竹楼和竹桥。如在炎炎夏日，晚上抱一个竹子做的“竹夫人”入睡，一时有多少清凉，要比空调好。用竹子做东西，比较有创意的是日本茶道大师千利休，他用一截竹筒做的尺八花插至今还收藏在大阪藤田美术馆，大阪藤田美术馆还收藏了元伯做的竹船形花插，也是一段竹子，以这样的花插插花朴素好看。

说到竹子，不好统计世上的竹子到底有多少种。我以为可以入盆栽的“龟背”和“罗汉”其实并不怎么好看，最好看的竹子还应该是斑竹，斑竹又分多种，常见的是梅鹿、凤眼、红湘妃，这三者，要说好看还要数紫花腊地的红湘妃。我在家喝茶或品香向来是不设席，是随随便便，但有时候会剪一枝竹枝插

在瓶里，我以为这个要比花好。

湘妃竹之美是病态的美，是受了真菌感染，慢慢慢慢生出好看的斑来，古人的想象毕竟是不同凡响，把竹上的斑斑点点与舜之二妃联系在一起。古书《博物志》记云：“舜二夫人曰湘夫人，舜崩，二妃以涕挥竹，竹尽斑。”湘妃竹之称始成立。湘妃竹分红湘妃和黑湘妃，红湘妃之好是让人一见倾心。现在市上的红湘妃很少见，一支红湘妃香筒动辄千元，曾有清代红湘妃臂拍出天价之价，区区片竹，拍了二十五万元。说到文玩，红湘妃着实是雅，但这雅是养出来的，要主人把它经常带在身边，玩玉有“脱胎换骨”一说，玩湘妃竹也当如此，玩久了，红湘妃骨子里的韵味才会

焕发出来。

红湘妃竹很少有大有材，“爱竹堂”近来示人一红湘妃臂筒，地子虽不够黄爽，但尺寸却少见。十多年前，我曾定制红湘妃笔杆做毛笔百支，自己没用多少，都送了朋友。现在如想再以红湘妃做笔杆或者已属颠倒梦想。

红湘妃好就好在少，要是多了，遍地都是还有什么意思？



祥夫言事

故里草木深

子安

在故里的深处，有一片草木葱郁的世界。春去秋来，它们静静地生长，见证着时光的流转和岁月的沉淀。我常常独自漫步其间，感受着大自然赋予的那份宁静与安详，品味着生命的真谛。

我喜欢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时，走进这片草木的怀抱。那时，露珠还挂在叶尖，像众多晶莹剔透的珍珠，在晨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淡淡的光泽。微风拂过，草叶与花瓣轻轻摇曳，仿佛在诉说着属于它们的秘密。我静立其中，任由这一切温润我干涸的心灵，给予我全新的活力。

随着季节的更迭，草木也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与气息。春天，万物复苏，嫩绿的新芽犹如刚刚睡醒的孩童，眼中充满好奇与希冀。我会轻触它们柔软的叶片，感受生命的脉动，心中不禁涌起对这勃勃生机的无限敬意。

夏日，草木茂盛，一片翠绿覆盖了大地，树叶的阴影投在地上，斑驳交错，形成一幅幅复杂而细腻的画面。偶尔，一阵凉风带来丝丝清爽，那是夏天独有的惬意。我穿着轻薄的衣裳，在树荫下避暑，享受着绿色的庇护，心灵得到了短暂的逃离。

秋天到来时，草木开始换上金黄的华服，它们不再青春洋溢，却有着成熟后的沉稳与从容。林间的落叶踏上去发出沙沙的响声，每一声仿佛都踏出了岁月的沉吟，让人不由得沉思。我会捡起一片片落叶，仔细端详它们的脉络，那是多少故事的见证，是多少风雨的记录。

至于冬日，草木凋零，一切归于沉寂。寒风中，枝丫挺立，虽已不再有绿叶的陪伴，却展现出一种坚韧的姿态。望着这番景象，我会感受到生命的坚毅与顽强，即便是在最寒冷的环境中，生命依然在坚持，等待着春天的到来。

除了这些，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小角落，野花、野草在默默地生长，它们没有娇艳的外表，也不曾吸引过许多目光，但它们依然执着于自己的生命，努力地向光，无声地绽放。我特别喜欢在这些小草小花前驻足，它们的存在告诉我：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生命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故里草木间深呼吸，每一次都能吸入满满的负氧离子和生命力。那些平常不被注意的细节，慢慢在心中累积，变成一种独特的感悟：生活，不必总是波澜壮阔，这些微小的美好同样值得我们去珍惜和感激。

每当夜幕降临，我也喜欢在月光下漫步。月色洒在草地上，泛起银白色的光泽，像是为草木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时候，我会听到虫鸣蛙叫的声音，它们在夜色中演奏着大自然最原始的乐章，提醒着我们，即使在这看似寂静的夜晚，生命依旧在持续，自然从未真正入睡。

从晨曦到夜幕，故里的草木与我一同老去。我在这里见证了太多生命的起伏和变迁，同时也反观着自己的内心。在这片深深的草木之中，我找到了一种平静与安宁，找到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找到了心灵的归宿。或许，这就是我对这片土地热爱、对草木深情的缘由。在我行走的每一步，都在向这片故土致敬，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株草木表达着我的敬意和感激。它们不仅是我眼中的风景，更是我心中的家园，让我在纷扰的世界中，始终保持着那份淡泊与宁静。

故里草木深，情感更深。在这绿色的世界里，我得以放慢脚步，静下心来，聆听自然的声音，感受生命的韵律。在这里，我不断发现生活的真谛，也在不断学会如何以一颗平和与敬畏的心，去拥抱这个美妙而又璀璨的世界。

落叶自述

左世海

感谢霜寒
让我青春的容颜
变得如此斑斓
无论是耀眼的金黄
还是火红如烈焰
能用生命
点亮整个秋天
我就不会
感到忧伤悲凉

感谢秋风
给我插上梦的翅膀
无论自己
被吹落成一只蝴蝶
还是被放飞成
远离枝头的鸟雀
只要飞翔过一次
即便成泥
也会感到此生无愧

又逢霜降

陈翠平

悄然而至的霜
改变了季节的容颜
秋的余温
一夜间
被驱逐到了冬的边缘

云在碧空流浪
风过之处
总有晶莹的霜花
在红黄交织的枝头摇曳
秋将尽
露为霜
不管季节如何更替
不变的是人间温情
永存心间



秋润山黄(中国画)

徐成文作

晚秋

张謇

西风万里已相邀，一望堪惊秋叶飘。
夜雁数声云路远，落霞几片故乡遥。
夜闻露冷清凄渡，策角诗成慰寂寥。
抓把新凉来佐酒，忽闻细雨又潇潇。

野秋

郭继生

金风吹黄叶，御河秋水长。
遍山层林染，长空雁飞翔。
云卷塞外树，地凝边墙霜。
落木萧萧下，天际苍茫茫。

甲辰深秋

溪山清远

深秋黄叶雨潇潇，
白草西风吹思潮。
闲看山居花木淡，
酒酣茶醒梦芭蕉。

别开生面的大能炭素职工座谈会

高旭东

自己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0.2的困难，一字一句历时10个月写出来的。书中记载了她1967年就随丈夫来到厂里工作的许多亲历事、感人事。退休女工成了“作家”，这在大同工业界很罕见。索太原老厂长的老伴、72岁的刘秋香衣襟是空的。那是1976年9月当厂化验员兼团委书记的她在压型车间参加劳动时因工伤断臂，但她身残志坚，仍然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三角债”困扰着企业，那时她任厂驻太原办事处主任，一次她冒着大雨去钢厂催款，下公交车时摔倒在地下，她满身泥泞、一瘸一拐地去了钢厂，太钢领导对她的敬业、执着精神深深地感动，当即开出了巨额支票，为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座谈会上，这位曾荣获“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学雷锋标兵”，被省经贸委荣记一等功的“老先进”说：“我18岁进炭素厂，我对厂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有感情，炭素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盼望我们厂的明天会更好！”52岁的“炭三代”李哲峰讲述：1987年厂里招工进厂，先在压型车间当工人，下班时脸黑得连自家养的狗都追着它咬。第二年调石墨化配电室当学徒工，厂里进行电气自主安装，因他是“新手”不上阵，他就在老师傅身边看，边看边琢磨。他家就在厂附近，为了学技术，他一个月没回家。他说：“我当压型车间主任，每天都压力山大，生怕干不好工作，受父辈责骂。压型车间近3年已把2000多吨压型废料、1000多吨焙烧废品、700多吨纯料全部‘吃’成了产品，压型成品率高达84%，全厂成品率提高到76.6%，比国内同行业高出2%。”

这次座谈会后，《大同炭素历史沿革(1942-2023)》很快完成，完全符合《大同工业史》编委会提出的“见人、见事、见产品、见文化”的要求，图文

并茂，成为编写企业史的模板。《大同工业史》编委会将该模板和“大同工业史编纂·企业提供史料提纲”发给了许多企业，作为参考。

尽快收集、挖掘、编写企业史料，要有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这是对大同工业历史、对本企业历史，又对本企业职工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尽责的一种表现。

首先，领导重视是关键。目前，大同新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同云冈酒业有限公司、大同市煤气化总公司等企业史料也已完成，同药集团等企业正在编写。由于前些年企业主管机构变更、保管不善等多种原因，我市不少破产、关闭的地方工业企业史料已遗失。市恒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近年已接收管理的200余户破产、关闭企业正在提供表格化名单。人民银行大同市分行张龙龙行长高度重视《大同工业史》“金融在大同工业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篇章史料收集、编纂工作，今年6月，人行市分行首次召开金融机构“工业史”史料搜集工作推进会，历时近两个月，已形成阶段性成果7篇共11.76万字。

其次，应开好老职工座谈会，发挥老职工座谈会的辐射功能。今年8月1日，在《大同工业史》编委会所在地平城书院召开了市毛皮制革厂历史回顾座谈会，原副厂长张世荣和曾在该厂工作过的市审计局原科长钱源、农工党大同市委原驻会副主任杜静萍参加了座谈会，大家忆往事，话今昔，表示要为收集、挖掘、编纂本企业史料作贡献。会

后钱源两次给平城书院送来该厂的15幅老照片和他写出来的该厂部分史料。今年8月8日，人行市分行张继副行长和该行有关编纂人员在平城书院参加“金融在大同工业发展中的作用”座谈会，了解到大能炭素职工座谈会的情况，表示要通过金融机构老职工座谈会的方式，让“活化石”的故事呈现出来，进一步挖掘、丰富相关史料。

再次，对这项工作，非得有情怀的人来做。今年夏季，曾任大同糖厂办公室主任、已退休的闫卫星冒着酷暑，给平城书院送来他整理出的上万字的本厂史料；今年秋雨绵绵，年逾八旬的原云啤集团董事长李殿钦冒雨把他保存多年的企业史料捐给平城书院。这种关心《大同工业史》编纂和本企业史料编写的炽热情怀令人感动。

已完成的企业史料，既可为《大同工业史》编纂提供更加丰富的史料，又可留存于平城书院已数据化的“大同工业文献库”，为大同工业留下一笔可供研究、留史存志的永久财富，这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业。

“众人拾柴火焰高”。《大同工业史》编纂是有“时间表”的，那些对《大同工业史》编纂需要企业提供史料行动迟缓甚至无动于衷的企业，应当抓紧编写，迎头赶上。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继续关心、大力支持《大同工业史》编纂工作，让大同的第一部工业史早日问世！

（《大同工业史》编纂办公室供稿，欢迎社会各界赐稿，来稿请发至平城书院邮箱：pcsy22@163.com）



秋实(中国画)

程贤灼作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ungang@126.com